

ZhongguoXlandai
WenxueMingjiaZuopinji

大师级品质 聆听智者声音

刘半农

经典作品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刘半农作品集

刘半农 原著

(二)

目 录

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	(305)
重印《何典》序	(308)
《扬鞭集》自序	(311)
《浑如篇》题记	(313)
与顾颉刚先生论《静女》篇	(314)
与疑古玄同抬杠	(317)
也算发刊词	(320)
“呼冤”之余波	(323)
读《海上花列传》	(325)
译《茶花女》剧本序	(342)
谨防扒手!!!	(344)
校点《香奁集》后记	(345)
神州国光录	(347)
开学问题	(349)
法国流俗语举例	(351)
打雅	(359)
“好好先生”论	(365)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老实说了吧	(367)
为免除误会起见	(370)
“老实说了”的结束	(373)
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	(378)
致钱玄同	(388)
随感录·七	(390)
中国之下等小说	(393)
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	(416)
随感录·十五	(425)
答《对于〈新青年〉之意见种种》	(426)
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	(428)
致胡适	(431)
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	(433)
我眼睛里所看见的孔德学校	(436)
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	(440)
《光社年鉴》二集序	(445)
北大河	(448)
北旧	(453)
与女院学生谈话	(474)
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场布告	(476)
半农家信	(479)
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德威先生	(481)
五年以来	(483)
好聪明的北平商人	(486)
致北平市长周大文	(489)

与张溥泉	(490)
“女性”代“女人”根本不通	(493)
因《茶花女》之公演而说几句	(494)
甘苦之言	(498)
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	(500)
《中国文法通论》序	(507)
《四声实验录》引言	(510)
《中国文法讲话》自序	(512)
《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堉篇》序跋	(513)
影印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叙	(515)
关于《何典》的再版	(518)
《宋元以来俗字谱》序	(519)
《中国俗典总目稿》序	(522)
重刊《霓裳续谱》序	(526)
《初期白话诗稿》序目	(529)
《刘天华先生纪念册》序	(533)
《吴歌甲集》序	(535)
《北平俗曲略》序	(537)
王芷章《腔调考原》序	(539)
《梅兰芳歌曲谱》序	(544)
《词律研究》序	(549)
应用文及其作法——为中华书局初中国文教科书作	(553)
《光社年鉴》首集序	(555)
《中华小说界》译文序跋（十则）	(558)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乾隆英使觐见记》序	(564)
《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	(566)
《茶花女》序外语	(571)
《国外民歌》译序	(573)
《孔德小丛书》卷头语	(581)
《苏莱曼东游记》译序	(583)
《朝鲜民间故事》校后语	(584)
书亡弟天华遗影后	(588)
《翻清说》跋	(592)
民 歌	(595)
开场的歌 一只雄鹅飞上天	(595)
第二歌 人家说摇船朋友苦连天	(597)
第三歌 郎想姐来姐想郎	(599)
第四歌 姐园里一朵蔷薇开出墙	(600)
第五歌 车车夜水也风凉	(601)
第七歌 隔壁阿姐你为啥面皮黄	(605)
第九歌 一网重来一网轻	(607)
第十歌 摇一程来撑一程	(609)
手攀杨柳望情哥词	(612)

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

从前我很失望，说中国近数十年来，不但出不出一个两个惊天动地的好人，而且出不出一个两个惊天动地的坏人，如名盗，名贼，名妓等。

后来可渐渐的感觉到我的谬误了。一九二〇年在伦敦，就听见有人说，我们监督大人的英文，比英国的司各德还好（注意，这不是卖鱼肝油的，乃是英国第一个历史小说家 Walter Scott）。接着听说上海滩上，出了一个大诗人，可比之德国的 Goethe 而无愧。接着又听说我们中国，连 Wilde 也有了，Johnson 也有了，Tagore 也有了，什么也有了，什么也有了……这等消息，真可以使我喜而不寐，自恨当初何以如此糊涂，把中国人看得半钱不值。

最近，又听说我们同事中，出了一位奇人。此人乃是

北京大学教授□□先生，
即名署□□的便是。

□先生的英文，据说比 Dickens 更好。同时他还兼了三个法国差使，他

既是 Voltaire，

又是 Zola,
更是 France!

这些话，都是见于经传的，并不是我信口胡诌。我现在对于□先生，欢喜赞叹之余，敬谨把他介绍于《语丝》的六千个读者；这件事，亦许是亵渎了□先生，因为我料定知道而且景仰□先生的人，至少总也有六千倍的六千了。

我所代□先生愤愤不平者，便是我翻遍了一切的英国文学史，没有看见□先生的名字。这些编文学史的，真是瞎了眼！而且□先生不但应在英国文学史中有地位而已也，他既是 Dickens - Voltaire - Zola - France 四个人的合体，那便是无论那一种世界通史中都应该大书特书的，然而我竟孤陋寡闻，没有找到一些影子。更退一百步说，法国 Institut 面前，至少也该把他们贵法国的 Voltaire - Zola - France 的合体，大大的造起一座铜像来，然而我离开法国时，好像没有看见。许是还没有完工罢！然而那班 Institut 的老头儿，可真是糊涂到万分以上了。再退一万步，H.G. Wells 的那部《世界史大纲》中好像也没有□先生的名字，这真有些古怪了。

Wells 是□先生的好朋友。我记得有一次，他写信与□先生，不写 dear Mr——，而写 dear——，□先生便高兴得浑身搔不着痒处，将原信遍示友朋。无知 Wells 竟糊涂到万万分，著书时把个极重要的人物，而同时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竟轻轻的忘去了。好像我在杂志上，看见许多历史家说 Wells 不配做历史书，因为他将许多史的事弄错了。我不是历史家，不能批判这些评论对不对。现在就这件事上看起来，却要说 Wells 挨骂是活该。

我代□先生愤愤不平，我除痛骂这班历史家瞎眼而外，更

无别法。但我很希望北大史学系主任朱遏先先生不要也忽略了这一件事。遏先！你该知道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人替我们中国绷绷场面，你还不赶紧添设“□□教授之研究”一科么？

（十五年一月二十日，北京）

重印《何典》序

吴稚晖老先生屡次三番说，他做文章，乃是在小书摊上看见了一部小书得了个诀：这小书名叫《岂有此理》，书中开场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疑古玄同耳朵里听着了这话，就连忙买部《岂有此理》来看，不过，开场并没有那两句；再买部《更岂有此理》来看，更不对，更没有那两句。这疑古老爹不但是个“街槌头”（是他令兄“红履公”送他的雅号），而且还是书摊旁边的，生着根不肯走的；以他这种资格，当然有发现吴老丈所说的那部书的可能。无如一年又一年，直过了五六七八年，还仍是“千人坑里掬卵子”，半点头脑摸不着。于是疑古老爹乃废然浩叹曰：“此吴老丈造谣言也！”

夫吴老丈岂造谣言也哉？不过是记错了个书名，而其书又不甚习见耳。

我得此书，乃在今年逛厂甸时。买的时候，只当它是一部随便的小书，并没有细看内容。拿到家中，我兄弟就接了过去，随便翻开一回看看：看不三分钟，就格格格格的笑个不止。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书做得好极，一味七支八搭，使用尖刁促格的挖空心思，颇有吴稚晖风味。”我说“真的么？”抢过来一看，而开场词中“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两句赫然在目！

于是我等乃欢天喜地而言曰：吴老丈的老师被我们抓到

了。

于是我乃悉心静气，将此书一气读完。读完了将书中的笔墨与吴老丈的笔墨相比，是真一丝不差，驴头恰对马嘴。

一层是此中善用俚言土语，甚至极土极粗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却并不觉得它蠢俗讨厌，反觉得别有风趣。在吴文中，也恰恰是如此。

二层是此书中所写三家村风物，乃是今日以前无论什么小说书都比不上的。在吴文中，碰到写三家村风物时，或将别种事物强拉硬扯化作三家村事物观时，也总特别的精神饱满，兴会淋漓。

三层是此书能将两个或多个色彩绝不相同的词，紧接在一起，开滑稽文中从来未有的新鲜局面（例如六事鬼劝雌鬼嫁刘打鬼，上句说“肉面对肉面围着”，是句极土的句子；下句接“也觉风光摇曳，与众不同”，乃是句极飘逸的句子）。这种作品，不是绝顶聪明的人是弄不来的。吴老丈却能深得此中三昧，看他不费吹灰之力，只轻轻的一凑搭，便又捣了一个大鬼。

四层是此书把世间一切事事物物，全都看得米小米小；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这样的态度，是吴老先生直到“此刻现在”还奉行不肯〔止〕的。

综观全书，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这种做品，可以比做图画中的 caricature：尽管把某一个人的眼耳鼻舌，四肢百体的分寸比例全都变了相，将人形变做了鬼形，看的人仍可以一望而知：这是谁，这是某，断断不会弄错。

我们既知道 caricature 在图画中所占的地位，也就不难知

道这部书及吴老丈的文章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

但此书虽然是吴老丈的老师，吴老丈却是个“青出于蓝”，“强爷娘，胜祖宗”的大门生；因为说到学问见识，此书作者张南庄先生是万万比不上吴老丈的。但这是时代关系。我们那里能将我们的祖老太太从棺材里挖出来，请它穿上高底皮鞋去跳舞，被人一声声的唤作“密司”呢！

我今将此书标点重印，并将书中所用俚语标出又略加校注，以便读者。事毕。将我意略略写出。如其写得不对，读者不妨痛骂：“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十五年三月二日，北京）

《扬鞭集》自序

我今将我十年以来所作所译诗歌删存若干首，按时期先后编为一集，即用第一首诗第一二字定名为“扬鞭”。

我不是个诗人。诗人两字，原不过是做诗的人的意思。但既然成了一个名词，就不免带着些“职业的”臭味。有了这臭味，当然就要有“为做诗而做诗”的机会，即是“榨油”“绞汁”的机会，而我却并不如此。

我可以一年半不做诗，也可以十天八天之内无日不做诗。所以不做，因为是没有感想；所以要做，因为是有感想肚子里关煞不住。

有时我肚子里有了个关煞不住的感想，便把什么要事都搁开，觉也睡不着，饭也不想吃——老婆说我发了痴，孩子说我着了鬼——直到通体推敲妥贴，写成全诗，才得如梦初醒，好好的透了一口气。我的经验，必须这样做成的诗，然后在当时看看可以过得去，回头看看也还可以对付。至于别人看了如何，却又另是一件事。

请别人评诗，是不甚可靠的。往往同是一首诗，给两位先生看了，得到了两个绝对相反的评语，而这两位先生的学问技术，却不妨一样的高明，一样的可敬。例如集中《铁匠》一诗，尹默、启明都说很好，适之便说很坏；《牧羊儿的悲哀》启明也说很好，孟真便说“完全不知说些什么！”

原来做诗只是发抒我们个人的心情。发抒之后，旁人当然

有评论的权利。但彻底的说，他的评论与我的心情，究竟能有什么关系呢？

我将集中作品按照时间先后编排，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十年以来环境的变迁与情感的变迁，留下一些影子；又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在诗的体裁上与诗的音节上的努力，留下一些影子。

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敬〔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乃是我自从民九年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在这上面具体的说些什么，但譬如是一个瞎子，已在黑夜荒山中摸索了多年了。

（十五年三月三日，北京）

《浑如篇》题记

与老友范君遇安（啬）不通讯问者经年，近忽自洞庭山中以所点阅旧书一册见寄，云得之苏州玄妙观前冷摊中者；且言如有复刊价值，即为付之北新主人。书系明刊，都三十六页，首页首行已损，致标题缺如。次行“昭阳元甫沈弘宇述”八字虽完整，殊未易据此考定书名。书中所记都青楼事。明代士夫著书泛记青楼事如此书者，余于十数年前见过三种：曰《嫖经》，曰《嫖赌机关》，曰《幽间玩味夺趣群芳》：中惟第二种之前半，与此书甚相似，亦苦阅时已久，记忆恍惚，不能断其即是此书。今但以开首“世事浑如春梦”句，称之为《浑如篇》云。书中各篇，工拙互见。其工者如《九问十八答》之类，固能洞烛隐微，令人恍然于今古世情，初不相远；即其拙者，亦能于当时风习好恶，语言名物，质实指陈，足供学人之研讨。范君为余中学时同学，二十以后，野处躬耕，读书自适，生平足迹，未到青楼，今复刊此书，固纯乎学人之事也，惜世间不乏心眼不洁之人耳！

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刘复谨记

与顾颉刚先生论《静女》篇

颉刚先生：

《邶风·静女》篇有了你与刘大白、郭全和魏建功诸先生的详细讨论，使我们门外汉也能于看得明白，这不但是我们要感谢，便是那位“密司静女”，恐怕也要感谢你们的。不过我也有一点可笑的谬见，愿意写出来请你指教指教。

篇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说了“俟我于城隅”，为什么接着又说“爱而不见”？若说约会的地方是城隅，到了临时找不到，总不免有点儿牵强，因为城隅决然不是个大地方，也决然不会是和前门大街一样热闹的地方（我们何妨设身处地想想呢）！而况既然找不到，为什么下文又有了馈赠的事呢？

古代的文章里，尤其是诗歌里，往往为了声调或字数的关系，把次要的字眼省去了几个。这所谓次要，只是古人心中以为次要罢了；在于我们看去，却是重要得了不得。因此，我们现在要解这首诗，目的只在于要发见他所省去的几个字。你若说他的意思是预先约定了，临时找不着，只是你的一种假定，干脆说，只是你在那里猜谜子。这种的猜谜子，只要是谁猜得可通，就算谁猜得好；考据功夫是无所施其技的——因为要考据，必须要有实物，现在并无实物，只是对着字里行间的空档子做工夫而已。

如所说，我也来大胆猜一猜了。我以为这是首“追忆的

诗”。那位诗人先生，他开场先想到了他那位密司曾经在城墙角里等过他，可是“此刻现在”啊，“爱而不见”，就不免搔头挖耳朵起来了。其次是他又想到了他的“她”从前送给他的彤管；彤管是多么的美啊，“可是心肝宝贝肉，我因此又想到了你的美了。”其次是他又想到了那天从草原上回来，她采了些野草送给她，“野草有什么希罕呢？可是心肝宝贝肉，这是你送给我的啊！”

这样解诗，真是林步青唱滩簧，瞎嚼喷蛆而已。然而我还要老着脸写出来给你看看，就请你指教指教罢。

以上是关于全诗大意的话，其余细头关目上，我也有点儿意思：

(1) “静女”可作一个名词，解作“小姐”，或“姑娘”，或“处女”，不必说幽静的女子。（“静”之不必用本义解，犹之乎南方言“小姐”，北方言“大姑”，并不含有“小”“大”之意。）

(2) “其姝”的“其”，可解作“如此其”，译作白话，便是“多么”或“多门”。

据以上两项，则“静女其姝”一句，可译作“姑娘啊，你多门漂亮啊！”

(3) “彤管”的“彤”，应从魏说作“红漆”解。古书中虽亦有用“彤”字泛作“红”义者，然多数是指红漆的红，如“彤弓”“彤鏐”“彤庭”之类，《说文》亦谓“彤，丹饰也；从丹，从彡；彡，其画也”。

(4) 改“管”为“菅”，自亦不失为一说，但如“菅”“萑”并非一物，则两次所送，均是些野草，这位密司未免太寒酸，而文章也做得犯了重了。如谓“菅”“萑”即是一物，则二三两章一直下去，在文学上又似乎太单调。我并不说古人